

## 70多年前于敏的工资:400斤小米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于敏曾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,近日,一份首次披露的档案显示,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00斤小米。为了国家需要,他“转行”研制氢弹,从此隐姓埋名28年。1月16日是于敏逝世7周年的日子,一起致敬国之脊梁!



“国家需要我,我一定全力以赴”

1926年,于敏出生于天津。幼年时代,他目睹山河破碎,立志要科学报国:“国家需要我,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

1946年,他考入北京大学,成绩名列前茅。1949年,他以88.46分的总成绩从物理系毕业,排名全系第一,其中三、四年级的近世代数和矩阵行列式论两门课程,他更是考了满分。

毕业后,于敏继续在北大攻读研究生,并兼任助教。这份首次披露的珍贵档案,是他兼任助教时的登记表,珍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,上面显示于敏每月工资是400斤小米。按照当时实物的价格,大约是三十八九到四十几块钱。

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,按小米

计算工资,在发工资前一天,按小米的市价,把工资折算成货币发放。

“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扔掉”

1951年,于敏离开北大,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启了科研生涯。他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,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空白。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,于敏没有任何留学经历,因此被亲切地称为“国产土专家一号”。

1961年,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他谈话,希望他投身氢弹研究,于敏当即答应。他说:“那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紧张,美国派军舰带着核武器来我们近海示威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!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扔掉,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!”

中国的氢弹研究是白手起家,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,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,凭借一张桌子、一把计算尺、一块黑板、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,经过4年不懈努力,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,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,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65年9月至12月,年仅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完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“百日会战”,抓住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,打破西方垄断。1966年12月28日,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。

半年多之后,1967年6月17日,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,中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

颗氢弹!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,我国仅用时2年8个月。

“希望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”

为了研制氢弹,于敏隐姓埋名28年,夫人孙玉芹甚至一度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。于敏长年累月在外奔波,家事全由妻子打理。2012年,孙玉芹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
每当被问及这辈子最遗憾的事,于敏首先想到的就是妻子:“第一亏欠的就是我的爱人,经常睹物思情,她照顾了我55年,我对不起她。”

2019年1月16日,于敏溘然长逝,享年93岁。他生前曾说:“一个人的名字,早晚是要没有的,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,便足以自慰了。”(据央视新闻1.16)

## 梁小龙:最经典的“陈真”

碾压的小人物身上爆发的超级能力,让人觉得热血沸腾。

梁小龙的经典角色,除“火云邪神”外,还有霍元甲的徒弟陈真。电视剧中,他扮演的陈真身穿灰色中山装,拳脚干净利落,经常以一制多,看得人大呼过瘾。“陈真”这一角色,出自倪匡的经典武侠小说。梁小龙就是将书中那些经典角色演进观众心里的那个人。

巧合的是,梁小龙自身的经历,也如同一部武侠小说一般,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戏剧化的元素。他家境贫寒,十几岁就做替身演员。1972年,24岁的他,因为在街上“见义勇为”而被电影人吴思远发现。作为成龙等人的伯乐之一,吴思远悉心栽培梁小龙,为他打造武侠电影。很快,梁小龙就和李小龙、成龙、狄龙一起,并称为“四龙”,并在1981年、1982年,连续以《大侠霍元甲》《陈真》两部电视剧中的“陈真”一角,在全亚洲成名。

梁小龙年轻时外貌稚嫩,并没有功夫明星的样子。他的一行人与成功,完全是凭借艰苦奋斗出身的磨炼以及真实的武打天赋。他曾讲述,生长在20世纪50年代的他,曾经经历过暴力困扰。小时候,奶奶一个



梁小龙饰演陈真剧照

人将他带大,没有双亲庇佑的他,为了保护奶奶不受周围人的欺负,开始寻找学武的机会。以至于早上上学时,看到街上有练武术,他都要停下来学习十分钟。有时看到不平之事,他也会冲上去一展拳脚。

街头和底层的经历,成就了梁小龙的事业,也让他成为业内的“武神”。同样是武行出身的香港演员洪金宝曾说过,所有的功夫片都是被美化过的,一招一式都有视觉上的要求。在现实中,他只知道一个同行,打架时是能够和电影中一样“一个打几个”的那个人就是梁小龙。导演王晶也证实,梁小龙曾面临被多人拿刀围殴的场景,但他毫不畏惧,最终取得胜利。

从这些圈内人的赞誉也能看得出,如梁小龙这样有着“硬底子”功夫的电影演员,如今已经难得再现。

倔强与争议

电影映射着人生。因为

“真打”,梁小龙在武行演员中有很高的江湖地位。他也曾在电视节目中展示过真正的实力。一次,他让主持人用拳头击打他的肚子试试看。果然,如电影中的“火云邪神”一样,他身体硬朗,普通人的拳头对他毫无攻击力可言。

这样的实力,也造就了梁小龙敢怒敢言的性格。和一些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的武打演员不同,成名后不久,梁小龙就因为一些变故离开了电影圈,靠经商为生。直到2004年《功夫》上映,多年未在镜头前正式露面的他,才以“火云邪神”的角色再一次翻红。因此很多人认为,周星驰是让梁小龙再度回到人们视野中的“伯乐”。

但梁小龙并不这么认为,不但如此,他还坦然讲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提到,周星驰当年邀请他参演《功夫》,找了他三次,其间两人有一些争执。当时,周星驰只是要求他加入,却没有跟他谈片酬。他对此有些意见,也怕拍电影时间太长耽误其他工作,因此并不存在“周星驰捧他”之说。他认为,一个演员不需要谁“捧红”。演员和导演之间有平等的人格,他们之间应该是合作关系。他还幽默地补充说,反正他也“打不过我”。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仇广宇/文)



## 腊月是一曲摇滚

王国梁

每年进了腊月门,我的心中总会涌动着欢腾鼓舞的豪情,仿佛一曲肆意奔放的摇滚响在耳边。日历上红艳艳的“腊月”两个字,似乎跳跃了起来,伴随着喧腾的摇滚尽情舞动。

我的这种感觉,源于儿时的腊月记忆。那时候生活不富裕,人们极为重视过年,从腊月开始就要“忙年”了。这大概是人们的普遍心理,越是日子过得贫寒,越想给自己一点点亮色的安慰。过年轻松一下,奢侈一下,甚至放纵一下,都是天经地义的。腊月为过年做准备,各种仪式都是隆重盛大的。其实万事都是如此,准备阶段我们总是全力以赴,而忙完腊月,真人间烟火正到了过年的时候,反

## 无脸之画

赵成基

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。他的画作多以儿童为题材,风趣幽默。然而,其漫画中的人物常缺失五官,也引来不少争议。

一次,丰子恺带女儿到嘉兴烟雨楼游玩。在茶馆喝茶时,他忽然听到邻座几位茶客提到自己的名字,似乎还有些不敬。他好奇,示意女儿不要出声,自己则悄悄地坐到茶客背后,“偷听”他们在说什么。其中一人说:“丰子恺画的人真奇怪,有的没有五官,有的只有两条横线,连脸都不要了,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时髦吗?”殊不知,这种画法叫做“有意无笔”或者“意到笔不到”,既含蓄又耐人寻味,为观者留足遐想空间。

听了茶客的议论,丰子恺并未不悦,觉得自己的画没能让茶客真正看懂,是自己的技艺还不到家,以后还要在刻画和表达上下功夫,通过生动的面部神情。

此后,丰子恺的画作依然“无脸”,但笔触更趋细腻,意境愈发深远,引人深思,终自成一家,达到炉火纯青之境,赢得广泛赞誉。世界文豪泰戈尔对此曾高度评价:“寥寥几笔,画出人物个性。脸上没有眼睛,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;没有耳朵,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。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,就是这样。”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而不再那么紧锣密鼓,有了点悠然自得的意味。一年到头,人们都在马不停蹄地忙碌。尤其是农民,腊月才算是闲下来了,积攒了一年的热情得以释放,积蓄了一年的激情得以挥洒,怎么能不纵情欢腾、豪气恣肆。一曲腊月摇滚,就这样奏响了。

乡间小路上,人越来越多,大家纷纷走出家门,赶大集、买年货、走亲戚……冬日安静的村庄活了起来,动了起来,喧嚣起来,沸腾起来……风声呼啸的腊月,响在耳边的不是温婉小调,而是粗犷壮阔、热辣滚烫的摇滚。这曲摇滚,十分接地气,充满了浓浓的烟火味儿,每一个鼓点都落在了人们的心坎上。

如果你在腊月里赶过乡村

上午跟小儿子出去买鲫鱼,才知道小孙子的新生儿补贴真不少,比她母亲产假六个月的工资多出一大截儿。单位让二选一,如果不能要补贴。算算工资远没有补贴多,就选了补贴,一次性领取,再加上满月的红包,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。连带着充电桩、保险,不小的一笔费用。灵活就业的儿子一直在家里陪孕、陪产、陪带娃,这么一来,一应花销都压在了我的退休金上……我把自己的鼻部手术推后。小儿子说:“我跟哥哥说好了,他明年回来陪你做。”

别不舍得花钱,你大哥已走十年,我时常梦见他。上午翻到初中毕业证,又触发了我几十年不可磨灭的记忆,晚上竟梦见大哥送我上学时的情景。少年时,我生性顽劣,不爱学习。初三上学期末,学校为了来年中考,按考试成绩重新分班。我分在差班,父亲气得时不时骂我几句,母亲没说什么,但也常常偷偷地抹眼泪。我一片茫然,不知将来怎么办。一天,在外工作的大哥会对我说几句嘱咐的话,批评或者期望,但他始终没说。路边的树上有几只鸟,大哥让我猜鸟的名字,我猜不着,也没心思去想这毫无瓜葛的事。他倒好,走着走着又哼起了他常唱的淮剧。第二天分别的时候,大哥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

寒流强势袭来,封闭了所有的窗扉,玻璃上重叠的冰花,藏着不尽的创意。欢畅的河水冻哑了歌声,几只麻雀仿佛僵硬了羽翅,在光秃秃的枝头不停地跳跃,为自己热身。阳光掠过枝丫,大树在风中分外抖擞精神。风呼啸着漫过原野,一寸寸吞噬残存的绿意,给寒冷又加深一重。泥土不再松软,破土的麦苗,静静地等待着一场落雪来御寒。

人世间,每一团温暖都变得珍贵,逆风路上,奔走的步子都在加快。寒冷,不是无端的荒芜,这是追寻春天的必经路程。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寒冷宋仕敏

## 日子

曲令敏

存那点儿钱不就是治病用的吗?”一句话把我心上的大石头掀掉了。都啥年代了,还这么抠,小病拖成大病,不是傻了么!日子哪怕真到了像在钢丝绳上骑自行车,只要两眼紧盯钢丝绳,忽略其他,就能顺利过关。

巴菲特说:“不是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命运,而是你的决定改变了你的一生。”常识是:“力气是奴才,不使不出来。”真理一样的常识是:“我跟哥哥说好了,他明年回来陪你做。”爱只要足够,啥矛盾都能平息,小日子就会和畅。感恩小儿子,把我当小孩子呵护,早上摸摸头、拍拍脸,叫我起来吃早饭;晚上十点,准时把平板收了,藏起来,让不自律的老家伙按时睡觉。再想想我在场面上穿的好衣服,哪件儿不是儿媳妇挑的?眼前虽然遇到了低谷,家庭重担压在我身上,这不也是一种福气和底气吗?

儿媳如辛辛苦苦生出小孙孙,让衰老的生命有了嫩芽,这是多大的恩德啊。只管管心怀抱希望往前走,什么泥沙俱下,什么坑坑洼洼,一掠而过,都会变成文字的金沙,变成万物生长的春天。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巴巴的五元钱给我,说:“用完了再告诉我。”我接过钱,眼泪瞬间冲出眼眶。后来,我曾几次到他那儿拿伙食费,他很少能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钱来,总要到会计那里打条子借,但他总是乐呵呵的。

大哥送我上学,那是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旅程,是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,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,开始知道世事的艰难。每当生活中踟蹰不前的时候,就会想起大哥打借条给我生活费的样子……有些思念,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,反而像陈酿的酒,越来越浓,越来越醇。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走笔